**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琅岐镇乐村：空心华侨村共同体再造——乐村“五社联动”助力乡村振兴项目**

**福州市马尾区益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机构简介**

福州市马尾区益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于2020年1月在马尾民政局登记注册，机构秉持利他主义价值观,运用科学的专业方法,为有需要的人群特别是困难群体提供科学有效的服务,承接政府部门委托的各类专业社会服务。益乐社会工作者以“以益为始，以乐为终；居之以益，行之以乐”为宗旨。

**01 背景介绍**

乐村位于马尾区琅岐镇，户籍人口1889人，常住人口950人，青壮年劳动力多在外务工，其中有500人左右出国打工，主要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从事餐饮业。村里留下的多是老人、妇女和儿童，其中老年人有500人左右，占常住人口的一半以上。整体而言，乐村呈现空心村、华侨村、留守村的多重特征。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必须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在马尾区民政局支持下，通过引入益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专业服务，以党建为引领，以妇女、儿童、老人为切入点，通过为居民赋权增能，营造社区公共空间，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增强社会资本，提升社区参与意识及能力，协同多元主体解决社区问题，探索了社会工作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模式。

**02 需求分析**

乐村面临乡村治理共同体缺失，表现为：第一，由于村民长期依赖国外家属寄钱回来，受到疫情冲击，侨村固有观念消磨了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第二，由于乡村资源匮乏，社区服务与社区发展受限。乐村村委几乎无村财收入，企业资源也较少。村里虽然有不少华侨，但愿意出钱出力建设家乡的案例并不多，有限的资源限制了社区服务和社区发展；第三，乐村青壮年人口流出，而“留守人群”一般被看作是需要帮助的对象，在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未能发挥作用，村民社区意识缺乏，对村里的公共事务漠不关心。村民对社区缺乏责任感和认同感，乡村原有的守望相助的共同体日渐衰落；第四，留在村里的多是老人、妇女与儿童，老人照顾、儿童教育等“洋留守”人群问题日益凸显。

**03 理论指导**

**（一）优势视角**

优势视角将服务对象视为一个具有能力、资源的人，只是服务对象目前处于某些困境当中，社会工作者应协助服务对象重新检验自己自身具有的优势，并发展出运用其他资源的能力，靠自己的优势超越目前的困境。简言之，优势视角是一种关注人的内在力量和优势资源的视角。根据优势视角的观点，每个人都有自己解决问题的优势与资源，并且具有在困难环境中生存下来的复原力量。它强调人的能力、价值、兴趣、信仰、资源、成就和抱负。

乐村村集留守、空心、华侨三大特征，社会工作者介入后，不把三留守人群看作问题人群，而是在优势视角下把三留守人群看作乡村治理的主要力量。

**（二）赋权增能理论**

赋权增能理论，也被译为赋权理论、授权理论、激发权能理论等。赋权是指个人、团体或社区可以掌控自我生活环境并且达成其目标，使自己和他人的生活质量能够改善。人缺乏权能，是社会环境结构压迫的结果，以至于受压迫的个人无法实现自我，进而产生无力感，服务使用者是有力量可以为自己做决定并改变环境的行动者，只不过由于受到负面评价与负面经验以及宏观环境所加诸的种种障碍，使其变得无力。社区赋权增能理论强调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重心下移，通过纵向的权力下放与横向的功能整合，激发城市居民、社会组织和社区整体的内在自主性和能动性。本项目当中一是假设个体、组织和社区在成长或发展过程中出现“受阻”现象是由于不同形式的“失权”“无权”引起的；二是个体、组织和社区时常处于一种动态演化的过程中，都有潜在愿望和能力去改变现状；三是借助一定手段或工具可以帮助他们激发权能、树立信心、实现自主能动性，达成目标或愿景。据此，城市社区赋权增能可以被界定为通过居民学习、民主参与、组织控制、资源争取等过程实现居民权能意识激发、社会组织互动能力增强、社区公共治理自主决策、公共环境自主营造，从而争取更好的社区生活品质。

**04 服务目标**

**总目标：**

在党建引领下，通过营造社区公共空间，激活社区妇女、儿童、老人等居民活力，培育社区社会组织，通过居民议事协商，实现社区多元主体参与、解决社区问题，提升社区意识和能力，实现“共同体再造，振兴乡村”的治理模式。

**分目标：**

1.主体激活

依托节假日及居民需求开展社区活动24场次，激活社区三留守群体，并90%以上服务对象幸福感提升（访谈、问卷调查前后测对比）。

2.空间激活

以巾帼幸福园、绿色公共厨房、乐村广播站、老人幸福院站为公共空间，引导村民互动，增进村民关系，营造社区的共同生活，再造熟人社区。

3.社会组织：

产出乡村社会组织9支（自娱自乐型、自助互助型、社区治理型），并常态化运作。针对社区社会组织骨干开展相关培训12场次，培育社会社区组织并提升社区社会组织能力。

4.增收创收：

项目初期为村民开设手工坊，引入代加工企业资源。

5.自我效能感：

开展小组工作12个，共72节。（包括支持性、教育性和成长性等）

90%以上服务对象自我效能感提升、自尊自信水平提升（问卷调查前后测对比）。

6.模式：

产出1套，空心侨村留守人群赋能与乡村振兴。搭建多方联动的社区治理格局。整合社区党组织、社工、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企业单位等多元力量和资源，建立党群联动、社区议事、公益慈善与志愿服务等联动平台，建构党群政社合作、公益慈善力量参与社会服务、社区议事协商、社会组织孵化与增能等联动机制，推进社区居民自治。培育社区居民的社区意识，带动居民积极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共同参与解决社区的公共议题。

**05 服务策略**

**1.视角转换：从问题视角到优势视角（受助者到助人身份转变）。**

不把留守人群问题化，而是激发他们的积极性，挖掘他们的潜力，把他们当作乡村治理主体，助力乡村振兴。

**2.自助互助，依靠留守人口力量解决乡村问题。**

依靠外来输入型服务难以真正解决乡村问题，只有将留守人口组织起来，建立自助互助的常态化机制，才能实现乡村的长久改变。

**3.增收创收，扭转“等、靠、要”心态。**

通过庭院经济和乐村工坊，增加村民收入，但更重要的是扭转村民心态，激发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

**4.主体激活与赋权增能，留守人群再组织化成为乡村治理主力。**

引导村民参与乡村公共事务，激发留守人群积极性，通过村民再组织化、能力提升培训等方式，实现留守人群的赋权增能，成为乡村治理的主力。

**5.自助互助机制建立，助力乡村问题解决。**

从优势视角出发，挖掘留守人群潜能，促进留守人群自助互助，并建立常态化运行机制，助力解决老人安全等问题以及儿童教育等问题。

**6.增收创收，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

通过乐村工坊，帮助村民增收创收，扭转固化观念，激活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设立乐工坊公益资金，用于社区问题解决和社区矛盾减少的项目，如垃圾处理等项目，以此来减少社区矛盾和冲突；空间活化，激发居民活力。如组织健康厨房、乐百助老等公共平台，激发居民活力、形成自组织、并进行服务，并从中挖掘居民骨干，并引向社区治理。

**06 服务实施**

**（一）需求调研及方案制定**

在服务前期，社会工作者对村委会、村民骨干、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开展需求评估，并对社区资源进行走访和汇总。社会工作者将村居中的留守人群的增权赋能作为整个服务过程的重点，并制定相应的年度计划。

**（二）服务开展**

1、“巾帼幸福园”与乐村工坊，调动妇女力量，助力社区环境治理，带动庭院经济发展。

原来乐村村房前屋后、路边墙角存在垃圾堆积、车辆乱停的情况。对此，益乐社会工作者将村里的热心妇女组织起来商讨解决方案并付诸行动。首先将垃圾清运干净，然后将废弃轮胎、闲置架子等改造为花盆、花架，种植鲜花、蔬菜，美化社区环境。接着，参与的妇女组建形成巾帼志愿者团队，制定“巾帼幸福园”的管理规定，形成常态化维护机制，村容村貌显著改善。此后，种植的花卉和蔬菜统一包装销售，带来一定的经济收益，带动了庭院经济的发展，组建庭院经济合作社，形成环境美化、休闲娱乐、健康生活、增收创收四位一体的公共空间。同时，创建乐村工坊，与企业合作引进代加工业务，带动闲散妇女增收创收。依托乐村工坊开展妇女教育，扭转妇女“赚钱丢面子”的传统观念，为妇女增权赋能，促进妇女自立自强，增强主体意识和社区意识。

2、“五户一体”敲门队与“乐百助老计划”，助力老人幸福生活。

为防止独居老人发生意外不能及时发现，以五户老人为一组，组成“五户一体”互助小组，由老人轮流负责相互敲门，发现安全隐患及时处置。对于无力出门的独居老人，则由“乐百助老计划”提供敲门关怀服务。“乐百助老计划”意为“乐享百岁”，计划动员百名党员与热心群众，与百名老人结对，开展百件助老服务，其中包括上门探望、健康讲座、文体娱乐、节日慰问等服务。“乐百助老计划”吸引了多家企业与多个政府部门的党支部参加，成为社区资源与社区需求无缝对接的平台。

3、创建“乐村儿童广播站”，打造居民议事厅，促成社区治理共同体。

儿童是家庭的中心，调动儿童参与，能有效带动家庭成员参与社区治理。项目通过培养儿童成为“乐村儿童广播站”的小广播员，每周六下午进行播报，稚嫩的童音传遍全村，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播报内容由小广播员搜集制作，涵盖了社区新闻、活动宣传、疫情防控、天气预报等信息，还有家风家训、传统美德的宣讲。在此过程中，儿童的能力得到锻炼，也增进了儿童对社区的了解和责任感，并带动了家庭的参与。除了儿童之外，社区打造的居民议事厅常态化开放，成为居民反映社区问题、搜集建议、协商对策的社区自治平台，共同促成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形成。

4、建立社区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培育志愿者队伍，助力社区问题解决。

单纯依靠政府和社会工作者机构，难以满足乡村多方面的需求。因此利用社区资源解决社区问题，培育乡村志愿者队伍，是增强乡村治理力量的必然路径。项目建立社区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并常态化开展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工作，先后组建了社区广场舞协会、巾帼志愿者服务队等社区社会组织，并引导其从自娱自乐型向社区服务型转变，成为社区服务和社区自治的重要力量。

5、“绿色公共厨房”，强化近邻党建，营造共同生活。

和谐社区建设内涵了居民间的友善关系，需要居民们的情感认同。项目打造了“绿色公共厨房”，厨房的部分食材来自于“巾帼幸福园”种植的无污染蔬菜，宣传了绿色健康的理念。党员、群众在公共厨房一起烹饪，定期聚餐，其乐融融，增进了邻里关系，强化了党群联系，“党群一家”得到了生动体现。公共厨房加工的食物，由社区志愿者送到不能出门的困难老人、高龄老人家中，让老人感受到社区的关怀，建设有温度的社区。

6、打造“同心墙”，挖掘乡村文化，再造乡村传统。

收集党群故事、邻里故事、五社案例、华侨事迹，以同心墙为载体，打造党群同心、侨梓同心、邻里同心、五社同心的同心圆，形成守望相助的情感共同体。加强乡村文化建设，一方面，以古井、祠堂等为核心，挖掘社区特色文化，撰写村庄历史；另一方面，积极构建“五户一体”助老行动等常态化服务机制，形成新的乡村传统。积极引导村民移风易俗，改变沉迷打麻将的风气，引导村民积极参与到乡村服务、乡村共治中来。

**07 评价反思**

**（一）服务成效**

1、挖掘三留守优势，打造治理共同体

以往乡村三留守人群更多都看作是需要帮助的对象，本项目从优势视角出发，将三留守人群看作乡村治理的重要力量。以社区社会组织孵化中心为平台，培育了9支社区社会组织，其中培育以妇女为骨干力量的巾帼志愿队，以儿童为主的乐村广播队，以老人为主的老人会，以及多元主体协商共治的居民议事厅，形成了多元主体的治理共同体。

2、探索庭院经济，资源链接，构建利益共同体和行动共同体。

以“巾帼幸福园”公共空间为试点，形成示范效应，带动村民在家家户户、角角落落种植蔬菜、花卉，集环境美化、休闲娱乐、健康生活、增收创收四大功能为一体，探索庭院经济，形成了乡村利益共同体。以兴趣与需求为切入点，将原子化的村民组织起来，在自我服务的基础上引导村民互助助人，如引导巾帼志愿者团队开展助老行动，引导老人“五户一体”的互助机制。另外，链接企业资源，形成需求与资源对接平台，为乐村近50名留守妇女增收创收，并依托平台开展妇女教育、志愿服务等，多元主体共同行动，形成行动共同体。

在2021年福州市第二届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志愿服务创新大赛活动优秀项目：乐村村“努力春来自种福，乐享人生复昭华”巾帼幸福园志愿者培育行动项目。

3、营造公共生活，再造传统与移风易俗，营造情感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

以巾帼幸福园、绿色公共厨房、乐村广播站、老人幸福院站为公共空间，定期开展社区公共活动，引导村民互动，增进村民关系，营造社区的共同生活，再造熟人社区。通过同心墙，强化党群、侨梓、邻里、五社的情感连接，形成守望相助的情感共同体。通过乡村文化建设，一方面挖掘社区原有文化传统，记录村庄历史，另一方面构建新的乡村传统，实现文化传承创新。倡导移风易俗，破除陈规陋习，形成社区共治的新风尚。村民对社区的文化认同增强，社区归属感增加，形成价值共同体。

**（二）项目反思**

1、社会创新：探索了空心侨村留守人群赋能、助力乡村振兴的模式。

传统观念中认为侨村经济发达、村民富裕，却忽视了侨乡经济对村庄产生的副作用。本项目从侨乡经济的副作用入手，着力于激发留守人群潜能，探索了空心侨村留守人群赋能、助力乡村振兴的模式。

2、有效性：乡村内生动力激活是乡村振兴的必然路径。

单纯依靠外来资源输入难以实现乡村振兴，反而会产生副作用，强化村民的依赖心理，导致乡村的进一步凋敝。项目拒绝将留守人群问题化，而是从优势视角出发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实现自内而外、自下而上的改变，从而实现乡村振兴。

3、可持续性：项目杠杆效应与常态化运作机制。

项目逻辑不在于投入海量资源进行输血式扶持，而是建立自助互助机制，整合多方资源，实现项目的杠杆效应。在项目运作中注重建立机制与制度，培养村民能力，促进村民的再组织化，在制度保障与人才保障基础上常态化运作，实现项目的可持续发展。